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清代历史演义全书

(一)

[民国] 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员
述前朝细叙源流
- 第 二 回 丧二祖誓师复仇 苑
合九部因骄致败
- 第 三 回 祭天坛雄主告七恨 缘
战辽阳庸帅覆全军
- 第 四 回 熊廷弼守辽树绩 园
王化贞弃塞入关
- 第 五 回 猛参政用炮击敌 獠
慈喇嘛偕使传书
- 第 六 回 下朝鲜贝勒旋师 灏
守宁远抚军奏捷
- 第 七 回 为敌作佯满主入边 愿
因间信谗明帝中计
- 第 八 回 明守将献城卖友 缘
清太宗获玺称尊
- 第 九 回 朝鲜主称臣乞降 源
卢督师忠君殉节
- 第 十 回 失辎重全军败溃 苑
迷美色大帅投诚
- 第 十 一 回 清太宗宾天传幼主 愿
多尔袞奉命略中原

第十二回	摇	失爱姬乞援外族 追流贼忍死双亲	愿
第十三回	摇	闯王西走合浦还珠 清帝东来神京定鼎	怨
第十四回	摇	抗清廷丹忱报国 屠扬州碧血流芳	苑
第十五回	摇	弃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遗臣死义	远
第十六回	摇	南下麇兵明藩覆国 西征奏凯清将蒙诬	原
第十七回	摇	立宗支粤西存残局 殉偏疆岩下表双忠	圆
第十八回	摇	创新仪太后联婚 报宿怨中宫易位	圆

第一回 溯往事慨谈身世 述前朝细叙源流

摇摇“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这联语是前清时代的官民，每年写上红笺，当作新春的门联，小子从小到大，已记得烂熟了。曾记小子生日，正是前清光绪初年间，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然全国二十余行省，还都是服从清室，不敢抗命。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仿佛是汪洋帝德，浩荡皇恩。到小子五六岁时，尝听父兄说道：“我国是清国，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小子脑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样。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读了赵钱孙李，念了天地玄黄，渐渐把清朝二字，也都认识。至《学》、《庸》、《论》、《孟》统共读过，认识的字，差不多有三五千了。塾师教小子道：“书中有数字，须要晓得避讳！”小子全然不懂，便问塾师以何等字样，应当避讳？塾师写出玄字，焯字，胤字，弘字，鵬字，诤字，指示小子道：“此等字都应缺末笔。”又续写历字，宁字，淳字，随即于历字，宁字，淳字旁，添写一倦字，甯字，礪字，指示小子说道：“历字应以倦字恭代，宁字应以甯字恭代，淳字应以蚡字恭代。”小子仍莫名其妙，直待塾师详细解释，方知玄字焯字是清康熙帝名字，胤字是清雍正帝名字，弘字历字是清乾隆帝名字，鵬字是清嘉庆帝名字，宁字、诤字、淳字是清道光、咸丰、同治帝的名字。人名不能乱写，所以要避讳的。

后来入场考试，益觉功令森严，连恭代的字，都不敢写，方以为大清统一中原，余威震俗，千秋万岁，绵延不绝，可以与天同休了。谁知世运靡常，兴衰无定，内地还称安静，海外的风

潮,竟日甚一日。安南、缅甸,是中国藩属,被英法两国夺去,且不必说。忽然日本国兴兵犯界,清朝遣将抵御,连战连败,没奈何低首求和,银子给他二百四十兆两,又将东南的台湾省、澎湖群岛,双手捧送,日本国方肯干休。过了两三年,奉天省内的旅顺大连湾,被俄国租占了去;山东省内的胶州湾,被德国租占了去;胶州湾东北的威海卫,被英国租占了去;广东省内的广州湾,被法国租占了去。而且内地的矿山铁路,也被各国占去不少。

嗣是清朝威势全失,外患未了,内忧又起,东伏革命党,西起革命军,扰乱十多年,清廷防不胜防。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呢。我想中国的人心,实在是靠不住的。清朝存在的时候,个个吹牛拍马,说他帝德什么大,皇恩什么深,到了清室推翻,又个个批他一钱不值,这又何苦?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不过转到末代,主弱臣庸,朝政浊乱,所以民军一起,全局瓦解。现在清朝二字,已成过去的历史,中国河山,仍然照旧。要想易乱为治,须把清朝的兴亡,细细考察,择善而从,不善则改,古人说的“殷鉴不远”便是此意。

闲文少表。且说清朝开基的地方,是在山海关外沈阳东边,初起时,只一小小村落,聚群而居,垒土为城,地名鄂多哩,

人种叫作通古斯族。他的远祖,相传是唐虞以前,便已居住此地,称为肃慎国。帝舜二十五年,肃慎国进贡弓箭,史册上曾见过的。传到后代,人口渐多,各分支派,大约每一部落,戴一首领,多生得骨骼魁梧,膂力强壮,并且熟习骑射,百步穿杨。赵宋时代,金太祖阿骨打,是他族内第一个出色人物,开疆拓土,直到黄河两岸,宋朝被他搅扰得了不得。后来蒙古兴起,金邦渐衰,蒙古与南宋联兵,将他吞灭,还有未曾死亡的遗族,逃奔东北,伏处海滨。经过了二百多年,又产出一个大人物来,这个人物,说是天女所生,真正奇事!小子尚不敢凭空捏造,是从史籍上翻阅得来:天女生在东北海滨长白山下,有姊妹三人,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幼名佛库伦。三人系出同胞,相亲相爱。只是塞外风俗,与内地不同,男子往来游牧,迁徙无常,女子亦性情活泼,最爱游玩。一日,姊妹三人,散步郊原,到了长白山东边,有一座布库里山,洞壑清幽,别有一种可人的景致。那时正是春风澹荡,春日迷离,黄鸟双飞,绿枝连理。三人欢喜非常,便从山下蹀躞前行。约里许,但见一泓清水,澄碧如镜,两岸芳草茸茸,铺地成茵,就假此小坐。佛库伦天真烂漫,春兴正浓,就约两姊妹解衣洗浴。浴未毕,忽闻鸟声嘎啻前来,三人昂首上观,约有两三只灵鹊,仿佛像姊妹花一般。就中有一鹊吐下一物,不偏不倚,正坠在佛库伦衣上,佛库伦眼快手快,急忙拾取,视之,乃一可口的食物。她也不辨名目,就衔在口内,两姊问她所拾何物,她已从口中囫囵咽下,模糊答道:“是一颗红色的果子。”两姊也不及细问,遂各上岸,着好衣服,缓步同归。谁知佛库伦服了此药,肚子竟膨胀起来,她自己也不知所以。到十个月后,竟产出一男,不但状貌魁奇,并且语言清楚,佛库伦不忍抛弃,就在家中抚养。

光阴迅速,襁褓婴儿,竟作髻年童子。只是佛库伦无夫而孕,未免惹人议论。幸而穷荒草昧,人迹稀少,始得抚育成人。儿名叫作布库里雍顺,系是佛伦库所取,因她在布库里山下,食了朱果,以致孕育,所以特地将布库里三字,作为儿名,留一纪念。布库里雍顺,到了十多岁,颖悟非凡,自念有母无父,当属何族,遂问他母亲佛库伦。佛库伦命以爱新觉罗四字。爱新觉罗,是长白山下居民的土音。其后布库里雍顺遗裔建一满洲国,遂相传为满洲语,若作汉文解说,爱新与金字同音,觉罗即姓氏意义,布库里雍顺的族系,即此可以明白了解。佛库伦是否天女,小子也不消细说了。

且说布库里雍顺渐渐长大,也学些骑马射箭的技艺,闲暇时又在河边折柳编筏。看官!你道他折柳编筏,是何意思?他是具有大志,暗想穷居草莽,终究没有生色,若将柳条编成一筏,可以驾筏出游。果然天下无难事,总教有心人!柳条越编越多,越多越大,居然成了一叶扁舟,布库里雍顺喜不自禁,就轻轻在筏上坐住,顺着河流,飘扬而去,英雄冒险,胆大敢为,冥冥中亦像有风伯河神当先引导,竟把那布库里雍顺送到一个安乐的地方。

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大野,名叫鄂谟辉。野中有一村落,约数十百家,这数十百家内,只分三姓,习成强悍,专喜械斗,因此自相残杀,连岁不休。一日,有女子汲水,见一柳筏,随流漂至,其间有青年男子,端坐在内,顿时骇异非常,急忙回告父兄。那时父兄即临河眺望,果然岸傍有一少年,头角峥嵘,仪表英伟。不觉失声道:“这是天生神人。”随即引之登陆,问从何来?布库里雍顺从容对答,说是天女所生,由长白山下至此。霎时间哄动乡间,无论男女老幼,一齐出观,见了布库里

雍顺 ,都道这个好郎君 ,真正难得。于是各邀布库里雍顺至家。东牵西扯 ,几至大家争论起来 ,还是布库里雍顺从旁劝解 ,说我初到此地 ,辱承待爱 ,自当次第谒候。又指汲流女子的父兄道 :“我与他相见最早 ,理应先到他家 ,问候起居。”众人见他举止谦恭 ,吐属风雅 ,便个个叹服 ,一无异言。布库里雍顺就随了汲流女子的父兄 ,直至家内。那家格外优待 ,饷以酒食。饮半酣 ,座上老人更详问氏族 ,布库里雍顺一一还答。老者又问以婚未 ?布库里雍顺答言未婚。老者即起身入室 ,半晌间引一少女入室来前。走近视之 ,虽是乡村弱质 ,倒也体态端方。仔细端详 ,就是汲流女子。老者嘱女子对答行礼 ,布库里雍顺亦离座作答。礼毕 ,女子转身入室 ,老者便对布库里雍顺道 :“小女伯哩年将及笄 ,如蒙不弃 ,愿附姻好。”布库里雍顺不得不推逊一番。老者执意不允 ,布库里雍顺方与老者行翁婿礼。老者拟择日成婚 ,自是布库里雍顺就住在此家。暇时到村中各家问讯 ,村人见他彬彬有礼 ,无不欢迎。

到了吉日 ,一对小夫妻 ,谐了眷属。大众都到老者家贺喜 ,顿时高朋满座 ,佳客盈门。就中有一个白发朱颜的老丈 ,对主人道 :“好一个小郎君 ,被你家夺作女婿。”又向众人道 :“这是圣人出世 ,到吾村内 ,也算是闾村幸福。吾村连岁械斗 ,弄得家家不安 ,人人耽忧 ,现在不若奉此小郎君为主 ,一切听他指挥 ,倒可解怨息争 ,安居乐业 ,大众以为何如 ?”众人听这一席言语 ,个个鼓掌赞成 ,欢声如雷。也不待布库里雍顺允与不允 ,竟一齐请他上坐 ,奉他作为部长 ,呼为贝勒。布库里雍顺得此天假的奇缘 ,遂运用智谋 ,部勒村居人民 ,建设堡寨 ,创造鄂多哩城 ,成了一个爱新觉罗部 ,作满洲开基的始祖。后人 有诗赞道 :

峨峨长白映无垠 朱果祥征佛库伦。
集庆星源三百载 觉罗禅亦衍云猕。

布库里雍顺后 传了数代 又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 比布库里雍顺似还强得多哩。看官！你道是谁？且少待片刻，容小子下回报名。

是回为全书总冒 将下文隐隐呼起 并将作书总旨 首先揭示。入后叙满洲源流。运实于虚 亦有弦外深意 确是开宗明义之笔。

成为帝王 败即寇贼 何神之有？我国史乘 原于历代开国之初 必溯其如何祯祥 如何奇异 真是谬论。是回叙天女产子 朱果呈祥等事 皆隐隐指为荒诞 足以辟除世人一般迷信 不得以稗官小说目之。

第二回 摇摇丧二祖 逝师复仇 合九部 因骄致败

摇摇却说布库里雍顺所建的鄂多哩城,在今辽宁省勒福善河西岸,去宁古塔西南三百多里。此地背山面水,形势颇佳。究竟是小小部落,无甚威名。当时明朝统一中原,定都燕京,只在山海关附近设防,塞外荒地,视同化外,就是比鄂多哩城阔大几倍,也不暇去理保,何况这一个小土堡呢?谁知深山大泽,实生龙蛇,自布库里雍顺开基后,子子孙孙,相传不绝,其间虽迭有兴衰,到了明朝中叶,出了一个孟特穆,智略过人,把祖基格外恢拓,渐渐西略,移住赫图阿拉地。赫图阿拉在长白山脉北麓,后来改名兴京便是。

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福满有六子,第四子觉昌安,继承先业,居住赫图阿拉城,还有五子,亦各筑城堡,环卫赫图阿拉,统称宁古塔贝勒。觉昌安率领各贝勒,攻破邻近部落,拓地渐广,生了数子,四子名塔克世,娶喜塔喇氏为妇。这喜塔喇氏并非天女,偏生出一个智勇双全、出类拔萃的儿子来,这人就是大清国第一代皇帝,清朝子孙称为太祖,努尔哈赤是他英名。他出世时,祖、父俱存。他有一个堂姊,是觉昌安女孙,出嫁与古埒城阿太章京,已有数年。不料明朝遣总兵李成梁,驻守辽西,阴忌觉昌安,招诱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合兵围攻古埒城。这古埒城地方狭小,哪里挡得住大军,连忙差人到觉罗部求救,觉昌安得报,恐女孙被陷,遂与塔克斯带领全部兵士,驰救古埒城,与敌兵接仗,不分胜负。阿太章京见救兵已到,开城迎入,城中得了一支生力军,人心少安。

觉昌安上城巡视,不分昼夜,每日指挥部众,极力防御,忽

见城下一人，扣马而至，大呼开门，觉昌安从上俯视，其人非他，乃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也。原来尼堪外兰，旧隶觉昌安部下，因此相识。便问汝来何意？答言闻主子到此，特来禀见。觉昌安见无随兵，即开门纳入。尼堪外兰既入城，至觉昌安前，即抱膝请安。觉昌安命之起坐，问何故联明攻城？尼堪外兰婉言谢罪，并云：“前未知古埒城主与主子有亲，故敢冒犯，今闻主子远道驰救，方识有婚姻关系。现已向明李总兵前盛说主子威德及人，不宜与敌，李总兵已愿退兵，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廷岁献方物，李总兵且当上表明廷，请给主子封爵，管领建州。”觉昌安道：“汝言果真么？”尼堪外兰急得发誓道：“如有狂言，愿死乱刀之下。”觉昌安大喜，令阿太章京设宴相待，席间叙谈。尼堪外兰极力趋承，越说得天花乱坠，什么龙虎将军印，什么建州卫都督敕书，不由觉昌安不信。饮毕，辞去。次日城下各军，果然齐退，阿太章京见敌军退尽，拜谢觉昌安父子救援之恩，一面备办盛筵，款待觉昌安父子，一面烹羊宰猪，犒飧军士。大众饮得酩酊大醉，至晚各自鼾睡。谁知蓦地里炮声大震，喊杀连天。众人从睡梦中惊醒，不识何处大兵，从天而下。身不及披衣，而头已断，手不及持刃，而臂已离，纷纷扰扰的一夜，城中的兵民，多半向鬼门关上挂号报到。觉昌安父子及阿太章京两夫妻，也亲亲热热，一淘儿归阴去了。古人说得好：“福兮祸倚，乐极悲生。”只为觉昌安误信奸言，遂中了尼堪外兰的诡计。

是时努尔哈赤年方二十五岁，因祖、父二人往援古埒城，常着人探听消息。先接到明军撤围的音信，颇自安心，嗣后续闻警耗，至祖父被害一节，不觉大叫一声，晕倒于地。及众人救醒，放声大哭。连他伯叔兄弟，都各凄然。当下检查武库，

只留遗甲十五副，一一携出，指示伯叔兄弟，提出复仇二字，哀恳臂助。那时伯叔兄弟，自然感愤得很，分着遗甲，一拥出城，向东而去。

且说尼堪外兰用诡计袭破古埒城，掳了些金银财宝，搬回图伦，终日流连酒色，任情取乐。忽报努尔哈赤兵到，顿觉仓皇失措，勉强招集部众，出城对敌。努尔哈赤不待图伦兵列阵，即纵马直出，当先踹入敌阵中，部众乘势跟上，逢人便杀，见首辄斫，仿佛是生龙活虎一般。图伦兵从未见过这般厉害，霎时间纷纷退走。尼堪外兰见事不妙，忙拍转马头，落荒逃走。努尔哈赤追赶不及，收兵入图伦城，下令降者免死。城内外兵民，闻此号令，都投首乞降。休息一天，复发兵追寻尼堪外兰，终无下落。旋探知尼堪外兰已窜入明边，乃回赫图阿拉城，修书致明朝边吏。书中大意，是请归祖父丧，及拿交尼堪外兰。明边吏将此书上达明廷，此时正在明朝万历年间，老成凋谢，佞人用事，文武各官，多半是酒囊饭袋，见了此书，就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是万不能允的；有的说是允他一半；嗣经执掌朝纲的大员，以李成梁无故兴兵，亦属非是，但执送尼堪外兰，有损国威，不若归丧给爵，买他欢心为是。神宗皇帝准了此议，遂令差官奉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建州卫都督册书一函，龙虎将军印一颗，并送还觉昌安父子的棺木。

差官到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以礼迎入，北向受封。只因尼堪外兰未曾拿交，仍央差官回请。差官去后，待至数月，毫无音响。努尔哈赤复仇心切，整日里招兵买马，大修战具，分黄红蓝白四旗，编成队伍，旌旗变色，壁垒生新。一日升帐宣令，饬部下头目，排队出发，直指明边。众头目请道：“此去攻明，必须经过某某部落，须先向假道方可。”努尔哈赤道：

“不必！有我当先开路，汝等紧随便是。”大众无言可说，便跟着努尔哈赤出城。车驰马骤，风掣电驰，所过各部落，毫无防备，由他进行。稍强横的部民，拦阻马头，不是被刀杀死，便是被箭射死。行了数日，距明境只三十里，努尔哈赤便命部众停住，扎好了营，令队长齐萨率壮士数十人，往明境叩关，索交尼堪外兰。是时明总兵李成梁已由明廷谴责，说他无端启衅，褫职回籍。调了一个新总兵，懦弱无能，闻觉罗部遣众叩关，惊慌得了不得，不得已派一属弁，与军士百人，出城与齐萨会议。齐萨所说的，无非是索交尼堪外兰，否则兵戎相见，差弁无可辩驳，只得唯唯而还。也是尼堪外兰恶贯满盈，命数该绝，正在城中探听消息，踟躅前行。无巧不成话，偏与差弁相遇，差弁即将他骗入署中，禀明总兵，一声呼喝，将尼堪外兰反绑起来，推入囚车，遣两役舁出，像扛猪的扛了去。扛到郊外，送交清营。当由垂辫的兵役数名，从囚车内一把抓出，拖入帐中。尼堪外兰已魂飞天外，但闻得一声惊堂木，接连有“你这骗贼，也有今日”两语，正思开目张望，无奈乱刃交下，血晕心迷，霎时间一道魂灵，归入地府，适应了前日誓言。

自是努尔哈赤与明朝和好，每岁输送方物，明廷亦岁给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并许彼此人民互市塞外。

这觉罗部渐渐富强，名为明朝藩属，实是明朝敌国。远近部落，又被他并吞不少。那时这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乘着这如日方升的气象，想统一满洲，奠定国基。当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子，作为祭神的场所。工匠等忙碌未了，忽掘起一块大碑，上有六个大字，忙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不见犹可，见了碑文，暗觉惊诧异常。他却阳为镇定，仔细摩挲了一回，突然向工人道：“这妖言不足信，快与我击断此碑！”看

官！你道这碑文是如何说？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此碑既由工人击断，努尔哈赤始退回帐中，心中却闷闷不乐。次日来了一个外使，说是奉叶赫贝勒命，来此下书。努尔哈赤暗想道：“偌大这叶赫部，乃竟来与我作对么？”踌躇了一会，方唤来使入帐。来使呈上书信，努尔哈赤展视之，但见书上写着：

叶赫国大贝勒纳林布禄，致书满洲都督努尔哈赤麾下：尔处满洲，我处扈伦，言语相通，势同一国，今所有国土，尔多我寡，盍割地与我？

努尔哈赤看到此句，不由的怒气上冲，将来书扯得粉碎，掷还来使，并向来使说道：“我国寸土寸金，就使汝主首级来换，也是不允。”说罢，命左右逐出来使。使者抱头鼠窜而去。努尔哈赤即于次日出城阅兵，严行部勒，详申军律，并命军士日夜操练，专待叶赫兵到，与他厮杀。

且说叶赫国在满洲北方，与哈达、辉发、乌拉三部，互为联络，名扈伦四部，明朝称他为海西卫。又以哈达居南，叫作南关，叶赫居北，叫作北关。叶赫最强，又与明朝互通聘问，明朝亦略给金帛，令他防卫塞外。叶赫主纳林布禄闻努尔哈赤统一满洲，料他具有大志，宜趁势力未足的时候，翦灭了他，方无后虞，只是无故不能发兵，遂想出下书的计策，借些因头，作为发兵的话柄。到了差人回国，将努尔哈赤的言语一一传达，纳林布禄勃然道：“有这样大言，我明日便去灭除了他。”差人道：“主子不要轻觑满洲，他部下多是勇夫，不容易对仗呢！”纳林布禄道：“你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看你爷明日踏

平满洲哩。”次日,便差各将弁四路下书,纠合远近各部,合攻满洲,事成当平分满洲土地。过了数日,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各率三千兵到叶赫。又过了数日,长白山下的珠舍哩、讷殷二部,已有复书,说已各发兵二千,在中途等候。又过了数日,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或发兵一千,或发兵一千五百,也到叶赫境内。是时纳林布禄欢喜异常,忙把部下的兵卒,一齐发出,除老弱不计外,统计有一万多人,会合各部联军,祭旗出发。途中又会着长白山下二部兵士,共得三万多人,浩浩荡荡,杀奔满洲来。

警报传到努尔哈赤耳中,即饬兵士驻守札喀城,阻住叶赫各部兵来路。纳林布禄到了札喀城,望见城上旗帜鲜明,刀枪森竖,料知有备,令军士退后三里,扎定营寨。次日,有探马来报,说满洲主努尔哈赤带领全部人马,扎住古埒山,纳林布禄全不在意。原来札喀城在赫图阿拉西北六十里,城右有古埒山,蜿蜒蜒蜒,包围大城。兵法云:“倚山为寨”,所以努尔哈赤在山下立营。又次日,纳林布禄正准备迎敌,闻报敌兵已到,即出帐上马,率军对仗。但见前面来的满洲军,只有百余骑,老少不一,带兵的头目,也没有十分骁勇,他在马上大笑道:“这样小妮子,也想同我对仗,真是满洲的气数。”话未毕,旁闪出一将道:“人人说满洲强盛,看这等老弱残兵,教咱们一队兵士,已杀他片甲不留,各部将弁,都可休息,主子更不必劳动呢。”纳林布禄视之,乃是叶赫西城统领,名叫布塞,即大喜道:“你去罢!”布塞便率队上前,呐一声喊,直扑满洲军。满洲军不与交战,竟向后退去。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只见满洲军都退入山谷中,布塞也不管好歹,追入山谷。忽喊声大起,一彪军从谷内拥出,截住布塞厮杀。正酣斗间,科尔沁

部统领明安亦率部兵追至，他恐布塞得了首功，故急急赶来。满洲军见布塞得了援军，又纷纷退走。布塞仍策马前进，明安率兵紧随。转了一坡，又过一坡，越走越险，越险越窄。刺斜里喊声又起，复来一彪军，将布塞明安的兵，截作两段，前面的满洲军，也回转身来，夹攻布塞。布塞军顿时大乱。忽有一将持刀突入，到布塞马前，布塞措手不及，被他一刀劈于马下。部下军士，无处逃生，都做了刀头之鬼。明安知前军被截，急忙退走，不想满洲军已满山遍野地掩杀前来，明安只得纵马而逃，不顾山路上下，拼命地奔走。忽闻扑塌一声，马被陷入淖中，明安急忙下马，轻轻地抓上山壁，已是拖泥带水的要不得。他便弃了鞍马，带爬带走地逃了去。

当时纳林布禄信了布塞的言语，回到帐中，满望捷报，忽听帐外喊声震地，急上马出视，正遇着一彪雄军，为首的一员大将，眉现杀气，眼露威棱，手中持一大刀，旋风般杀将来。看官！你道是谁？就是满洲主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对敌，战了三五回合，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正惶急间，旁边走过了布占泰，是乌拉部贝勒的兄弟，见纳林布禄刀法散乱，忙向前敌住。纳林布禄才一歇手，猛听得大喝一声，布占泰已被努尔哈赤活擒了去。这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忙转身向寨后逃走，各部兵见主寨已破，尚有何心再与抵敌，人人丧魄，个个逃生。正是：

一声鼙鼓喧天日，八面威风扫地时。

不知纳林布禄得逃脱与否，且待下回说明。

图伦城主尼堪外兰 ,与叶赫部主纳林布禄 ,名为满洲之仇敌 ,实皆满洲之功臣。自古英雄豪杰 ,不经心志之拂乱 ,未必能奋发有为 ,故敌国外患之来 ,实磨砺英豪之一块试金石也。本回上半截 ,叙努尔哈赤之勇 ,下半截 ,述努尔哈赤之智 ,智深勇沉 ,信不愧为开国主 ,然皆由激励而成。古所谓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者 ,于此可见矣。文中运实于虚 ,写得英采动人 ,确是妙笔。